

柳铮老师和米琳

残雪

他俩是在歌剧院相识的。那一天，柳铮老师兴致勃勃地去听京剧《尤三姐》。剧间休息时，柳铮老师发现邻座是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漂亮女孩，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二岁。他暗想，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却喜欢京剧，很少见。于是开幕时他就将目光偷偷地溜向那女孩。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女孩也在看他，而且是直愣愣地看。幸亏周围较黑，别的观众注意不到。女孩斜过身子，凑在他耳边说：

“这位演员真美，我最喜欢这种男性化的女孩，就像一种理想。”

柳铮老师为她这句话大大地感动，他顾不上听戏了，就也凑在她的耳边悄声说：

“的确是美。我同您有共鸣，您感到了吗？”

“当然啦——”

戏一散，他俩走出座位，米琳就自然而然地挽住了柳铮老师。

他俩在黑黢黢的大街边走过来走过去。柳铮老师提议去酒吧喝一杯，但米琳拒绝了，她说酒吧里生人太多，她会紧张。

“我从小就想做尤三姐，可我的性情

同她差得太远。您怎么看我？您喜欢尤三姐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柳老师说，“扮演她的是一位天才男演员。我本来是想好好听戏，可是现实中的戏比台上的更精彩，我就走神了。”

“那么下个星期三我们再来听这出戏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柳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米琳说下星期三她会提前买好票，站在剧院门口等柳老师。她说完这句话就上了一辆夜班车。柳老师注意到那车开往城南。

米琳坐在前排位子上，她的思绪仿佛被冻结了一般。每当她过度兴奋，她脑子里就一片空白，这是她的常态。她感到那夜班车是命运之车。

她回到自己的公寓里时才恢复过来了。她认定刚才那位男子就是她米琳从小到大一直在寻找的类型，更难得的是他俩还有共同爱好。米琳躺到床上时，心又静不下来了。她不知不觉地在模仿柳老师说话。他一点都没有打听她的情况，这就是说，他对同她相识这件事完全不感到意外。她也是这样！米

琳觉得自己心花怒放。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，是住在乡下的母亲。

“我的琳琳快活吗？刚才打电话没人接，我有点不放心。”

“妈，我很好。您今天和舒伯去赶集了吗？”

“去了，买了条小狗。你睡吧，琳琳！”

米琳的脸上泛出笑容，她猜舒伯和妈妈正在床上。她妈最喜欢在自己做爱时打电话给女儿。她是那种博爱者，希望大家都恋爱。八年前，她失去丈夫后不到一星期就同这位舒伯伯交往起来。为了避人耳目，她和舒伯干脆搬到了附近的乡下。反正两人都退休了，米琳又上寄宿中学，所以两人就过起了田园般的生活。这件事对米琳的刺激很大，因为她的父母很恩爱，从前还一起共过患难，妈妈怎么会这么快就转向别人呢？过了一段时间米琳就理解了母亲。舒伯伯已快70岁了，无儿无女，差不多像是白活了一辈子，忽然就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的同行。谁能责备这样的孤苦老人？因为有了舒伯如此专一的爱，米琳的母亲很自豪，这大大地减轻了丧夫的痛苦。后来米琳也开始羡慕母亲的好运了。

夜深了，米琳还在床上痴想，不光想剧院的奇遇，也想柳铮老师的外貌，猜测他此刻是否也在想她。她开灯看了一下表，已经一点半了。她实在忍不住，就打了个电话给柳老师。

“是米琳吧？我正好也在想您。您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事。我刚接了母亲的电话，就睡不着了。我母亲和她的爱人住在乡下。我们结婚吧，柳老师！”

“我多么的幸福，米琳！等一等，您刚才说我们结婚？”

“是啊。除非您已经结婚了。”

“我还没有。我太幸福了，我现在就上您那里去，好吗？”

“可是现在没有公交车了，要走一个半小时。”

“这没问题，我从前是业余长跑运动员。”

然而五周以后他俩分手了——还没来得及结婚。原因很简单，柳铮老师工作繁忙，事业上有野心，热爱本职工作，所以不可能每天有时间和米琳在一起。米琳的工作则很轻松，是在工艺馆画彩蛋。因为近期生意清淡，只工作两小时就回家，所以她有大把时间。

每当米琳呆在家中，柳铮老师又老不来电话时，她感到自己简直要发狂了。她知道柳铮老师喜欢他的工作，可她认为那也得有个限度，他正处在热恋之中，怎么能做到不每天来城南她家中见她？那只能说明他并不很看重她啊。后来米琳又提出由她每天去柳铮老师家。他答应了，并且对她充满感激。这使得米琳满怀希望。然而当她坐在他那朴素寂静的宿舍里等待他时，他还是每天忙到深夜才回家。有时他还睡在办公室，说是怕回来太晚打扰了米琳。这种时候，他总预先给米琳电话，让她早些睡。米琳一挂上电话就破口大骂，她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学来那么多脏话，连珠炮一般骂下去，像鬼魂附体了一样。

终于有一天，米琳气急败坏地对柳老师说：

“我要离开你！”

“你要走？我们还没结婚啊。我这一生完了。”他万念俱灰。

“我不能和你结婚。”米琳铁青着脸说。

“那你和谁结婚？”

米琳提起脚就向外走。柳老师追出去，用双手按住她的肩膀，口里哀求着。米琳突然扭转脖子在他手背上用力咬了一口。柳老师松了手，发出惨叫。他盯着自己血肉模糊的手，内心无比震惊。米琳一眨眼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柳铮老师已经感觉不到伤口的剧痛了，他像做梦似的站在家门外，任凭伤口流血。后来是楼上的老师替他包扎好伤口，又将他送到校医那里。

米琳走了之后，柳铮老师才确实实感

到自己的一生完了。虽然他仍然拼命工作，但却失去了灵感。他成了个机器人，连自己都对自己心生恐惧，因为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

半年之后，他才一点一滴地恢复了对生活的感觉。

米琳受到了重大的打击，整整一个月里头完完全全失去了睡眠。后来她的工作也没法做了，她母亲就从乡下跑来将她接到了她家中。自残的事发生在乡下，幸亏她母亲警惕性高，米琳才保住一条命。

不知道是出于母亲的自私呢还是她认为要给米琳一线希望，就在米琳终于平静下来，融入了两位老人的田园生活时，有一天，这位母亲偷偷地进了城。她通过一些曲折的关系找到了柳铮老师的家里。这已经是七个月之后了。柳老师在院子里做木工，为了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，他决定做一张方凳，现在已经快完工了。

“您好，我是米琳的妈妈。”

“啊！您请坐，这里有把椅子。”

“您觉得意外吗？”

“不，不意外。因为我爱米琳。我去为您倒茶。”

“不用麻烦了。米琳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不过事情过去半年多了。”

“她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她在我那里，每天在菜地里忙。我觉得她很苦，可她不愿诉苦，她硬挺着。”

“您愿意我送您回家吗？”

“愿意。您是个好人。米琳不会处理同别人的关系，我把她惯坏了。”母亲说着就哭了。

他俩一块回到了母亲家中。柳老师请了一个星期假。那七天里头，米琳和他时时刻刻在一块。乡下房子的厕所在屋外，即使柳老师上厕所，米琳也跟着，站在厕所外面大声同他说话。母亲看到这种情景时，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担忧。

一星期后，柳老师和米琳一块回到了他的宿舍套间。柳老师怕米琳在家呆着寂寞，

就替她在一家杂志社找了一份美编的工作。但是米琳很快就出现了精神上的问题，她在工作上连连出错，最后只好离开了杂志社。

“米米，你就在家伺候我吧，反正我们也不缺钱。我也三十五六岁了，该享享福了。”

“我觉得我是生病了，肯定是。为什么我要连累你？”

“胡说。很多人都这样，只是集中不了注意力罢了。什么叫连累？没有米米我活不下去，我死过一次了，你不想害死我吧？”

“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”米琳紧张地看着他。

“我要说假话五雷轰顶！”

两人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小日子。米琳在家做家务，把他们的小家弄得舒舒服服。柳老师照旧在学校里忙，但他注意每天尽量早些回家陪伴米琳。倒是米琳的性情改变了，她再也没有抱怨过柳铮老师，反而时常同他谈起学校的事，还给他出些主意。柳老师觉得自己达到了幸福的巅峰。为了给米琳解闷，他不时从图书馆借些书回来给米琳阅读。那些书大部分是小说和诗歌，还有一些园艺方面的书。他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书籍。奇怪的是从前没有阅读基础的米琳天分极高，她对每一本书的体验都有自己独特的创见，而这些创见又影响了柳老师。于是由书籍作媒介，两人的相互理解日益深入。

“可了不得，”柳老师说，“我们家要出一个文学工作者了。米米，我觉得你天生是搞文学的人，你完全可以练习写作。”

“瞎说。我根本不能思考，更不能将我的思想写下来。我要那样做的话就会失眠，很危险。”米琳说这话时目光望着别处。

“我明白了。用不着写下来，你同我说一说就可以了。自从你读了这些书之后，我再重读时，就好像眼前出现了另一片天地。你是最棒的！”

但是米琳的眼神变得有点忧郁了，柳老师一时追不上她的思路，就默默地抚摸着她的肩头。他对自己说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我

要拼命努力。米琳太正常了，所以那些小小的不正常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

不过米琳并没有阅读的激情，柳老师借回什么书，她就读什么书，仿佛有些被动的样子，令柳老师大为不解。

“有一些物阻挡在书中发生的事件前面，我看不太清那些事情，我不能用力，一用力就好像要发生眩晕似的。所以我想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是不是因为我太喜欢你的书了呢？”

“那不是我写的，是一些伟大的作家写的。顺其自然吧，米米。对于我来说，你就是美。这半年里头我的变化太大了，我以前真狭隘。”

米琳痴痴地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低下头轻轻地说：

“我刚才没听懂你的话，我是不是出问题了？”

柳铮老师一有时间就同米琳一块去郊区的山里。他俩一块爬山。爬着爬着山米琳就会欢呼起来，脸上显出婴儿般的表情。柳老师惊讶地说：“米米，你应该是在山里出生的。”但是米琳的激情持续的时间很短，往往爬了不到一里路，米琳就催促柳老师回家。柳老师独自一人时常常深思米琳的这种表现，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他俩一块读了半年小说之后，柳老师有一天动员米琳去加入城里的一个读书会，还说两人一块加入必定受益多多。

“我担心我去了会紧张。”米琳说。

“啊，不要这样想！我有个朋友在那里，他为我描述过读书会，那应该是个妙极了的组织。”

后来发生的事说明米琳并不是过虑。涉及到她心爱的书时，米琳就好像又变成那个咬人的怪女人了。柳老师终于相信了米琳的话——她的确不能去人多的地方。

那些柔情缱绻的夜晚！柳老师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：“我做得对。”他觉得自己重新又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。

可是转折又到来了。一天早上米琳说，

她要去母亲家里住一阵。

“是因为失眠吗？”柳老师拉着她的手问道。

“有一点点，不过不厉害，回去休养一阵就好了。”

她坚决不让柳老师陪伴，自己一个人坐长途汽车走了。

她一到母亲家就给他打电话了。柳老师从她的声音听出来她非常放松，好像那些在工厂里做流水线的女工下班了一样。这个发现令他陷入痛苦之中。米琳离开后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，柳老师强迫自己适应重新到来的孤独生活。他想，他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幸福，所以目前老天给他的孤独也是很公平的。

米琳隔一段时间就去母亲家呆上两星期。她在乡下种蔬菜，养鸭，打草喂鱼。她还交了两个小朋友，都是很早就辍学的乡下女孩。由于白天里搞劳动，又得到大自然的滋润，她的睡眠便得到了改善，眩晕也好了。然而她母亲看见她时常独自垂泪，当然是因为想念柳老师。有次母亲偷偷打电话给柳铮老师，柳老师就急匆匆地赶来了。他俩一块度过了仙境般的三天。柳老师在乡下时，米琳还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她心里一直有种预感，那就是她和他终将分手。但米琳不能深入地想这种事，一想就要发眩晕病。

“妈，您觉得他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是你命中的贵人，一个少有的男子汉。”

“如果我不能再去城里呆的话，他怎么办？他爱他的工作，更爱那些学生。我，我在拖累他啊。”

“你会好的，琳琳，要有耐心，转机会来的。”

母亲背着女儿大哭了一场，她感到天昏地暗。

米琳在柳老师家呆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一年里头回母亲家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有一天，她出门去买菜，忽然在大街上迷路了，也忘

了自己是出来干什么的。后来是交警将她送回了柳老师家。第二天柳老师就请了一位老阿姨来家里。他对米琳说，徐阿姨是他的堂嫂，刚死了丈夫，又没孩子，成了孤寡老人，在家里寂寞难熬，想到他家来帮忙做做家务。米琳一边听柳老师介绍一边点头，也不知她心里怎么想的。于是徐阿姨就留下了，她每天一早就来陪着米琳，两人一块搞卫生，一块上街。到了下班的时候，柳老师回来了，徐阿姨就回家去，她住在城东。徐阿姨头脑灵敏，见多识广，和米琳相处得不错。

住在城里的时光，米琳的睡眠仍然没有改善。又因为睡得不好，她白天里越来越容易紧张了。幸亏徐阿姨将她当女儿看待，为她解除了许多障碍。

“我看得出来他不能没有你。一个男人就是工作上再出色也不能没有感情生活，感情生活总是第一重要的。我那死鬼当年为了我放弃了在北方城市升迁的机会，最近我也常想，是不是我害了他？你瞧，爱情总是这样的！活的时间的长短不能用来衡量爱，对吗？”

“您这样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。”米琳说，随后叹了一口气。

虽然米琳竭力想留在柳铮老师身边，但还是不得不一年比一年更长久地呆在乡下。她周围的人都知道她的病情在逐渐加重，她自己开玩笑地将这个病称为“城市恐惧症”。她对柳老师说，自己生在城市，又在城市长大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其实她最喜欢呆的地方并不是乡下，她爱城市的市容，爱车水马龙的街道，爱路边的百货店，爱超市和书店等等。她觉得她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和柳老师一块听京剧的那个夜晚。那时她和他手挽手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溜达，她看见柳老师的脸一下子被商店射出的光线照亮，一下子又隐没在黑暗里，那情景永远刻在她的记忆里了。

“乡下同样好。”柳老师说，“等到我退休了，我们就到乡下去定居，像你妈妈一样。住在乡下，你什么病都不会有。我要筹划这件事，请相信我。”

“到那时，说不定我在乡下开一个小书店，组织一个读书会。你给了我希望，我今夜一定会睡得好。”

但她通宵未眠，这是第三天了。她不得不一早就同徐阿姨赶往乡下。在长途公交车上，她静静地流着泪。

柳铮老师开始着手调查米琳母亲所在乡下的办学的情况。调查的结果令他沮丧：那个地方虽属市郊，却没有一所小学或中学，富裕一点的家庭都将儿女送到邻省的一所学校去，穷孩子们则跑光了，也不知他们去了哪里。米琳认识的那两个女孩先前上过两三年学，后来她们自己不愿意上了，那学校也垮了。她们俩是唯一留在本地的小孩。柳老师想，如果让米琳离开母亲，随他去另外的乡村学校，很可能她的病情会更加恶化。

终于，米琳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乡下了。即使在城里的短短两三个月里，她也常犯病。柳铮老师常常跑到乡下去，但不能久呆，他的学校和学生都离不开他。

在柳铮老师的卧室里，有一张米琳的巨大的照片，是全身照，照片里的米琳站在草地上，像仙女一样美丽。柳老师为了战胜自己对米琳的渴望，每天都工作到精疲力竭才休息。他的工作效率，他的创新的思维，都让同行们惊叹不已。近一两年里他慢慢认命了，他打算像这样硬挺到退休，然后去乡下，与米琳一道安度晚年。

米琳一大早就同小勤去镇上赶集，她要去买些新鲜花生回来吃。

她俩一边走一边聊天，乡间空气很好，清风吹着，各式各样的野花在路边开放。

“米琳姐姐，我打算一辈子不出嫁。除非找到像姐夫那么好看的人。这里周边根本没有年轻人，我等了好多年都没遇见一个像样子的，现在已经死心了。我妈想逼我嫁到外省去，她休想。”小勤说。

“小勤你才14岁，早着呢。你会等到比你姐夫还好看的人。”

“我早就不等了。我和玉双，我们俩决心永不离开此地。我们爱这个地方，就在前

天，我和玉双在村头的那段红墙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谁也别想把我们拐走。”

“你们的名字刻在哪里啊，我也想刻一个呢。”

走路时，米琳总觉得有哀婉的歌声不即不离地跟着她。她有点羡慕这个小女孩，她是多么能把握自己啊，就像——就像柳老师带给她的那本书里头的一个人物。

“你不用刻。因为你有姐夫，不会成为孤家寡人。我和玉双不怕成为孤家寡人，我们愿意在这里活到很老很老的年纪。”

“啊，小勤，你和玉双是真正的女英雄。”米琳由衷地感叹。

“真的吗？米琳姐姐？你真是这样想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那些人走了，因为他们不懂得这地方的美。你们留下了，因为你们的内心无比宽广，包容了整个世界。要不了多久，所有见到你们的男孩都会爱上你们。有一本书里写到一个女孩……”

“那本书的书名叫《鸣》。”小勤插嘴说。

米琳看着女孩，吃惊得合不拢嘴。

“我读过你说的那本书”，小勤坦然地看着她，“我和玉双，我们摸索出来了读什么样的书。”

米琳看着蓝天，她看到了密密的一张网在飘荡。那是同一张网，在全世界飘荡。这个小女孩身上也有一座火山。

集市上人来人往，很多人都是从邻省来的，因为本地人差不多都移居到外省去了。米琳买了她最爱吃的花生和红心萝卜。

“它们的产地是在哪里啊？”米琳问那卖主。

“就在本地。我们住在东山省，每天穿过高速路到你们这边来种地。你们这里到处都是宝地啊。”农妇说着笑了起来。

“可我们这里的人都往外省跑……”米琳茫然地说。

有一位英俊的猎人在对面卖野鸡，他的目光老是扫向米琳，盯着她看。小勤注意到

了这个情况，她有点着急。

“米琳姐姐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不想多看看吗？这里的東西多么好！”米琳说。

“我得回家打猪草。”

小勤买的是两个京剧脸谱，她要将它们挂在自己的闺房里。走在路上，她告诉米琳关于那阴险的猎人的事。米琳说她也注意到了那猎人在看她，她感觉到那人也许要她帮什么忙。

“根本不是。是因为你长得漂亮，他想打主意。”小勤肯定地说，“我们这里人烟稀少，从来没出现过你这么好看的女子。”

“那就让他打主意吧，没关系。你觉得他会伤害人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可能会，也可能不会。我害怕。”

米琳回到母亲家时，母亲正在用艾灸为舒伯治颈椎痛。在烟雾缭绕中，舒伯发出惬意的哼哼声。一会儿米琳就将花生放在香料中煮好了，端到桌子上。三个人坐在一起吃花生。

“琳琳，你遇到猎人阿迅了么？”母亲问。

“卖野鸡的那一位？”

“正是他。他向我打听过你。他在城里看见过你好几次。你迷路那回，他正打算过去帮你，可你找到了警察帮忙。”

“真奇怪，城市那么大，他怎么会注意到我？”

“猎人的方位感是最好的。”

母亲笑眯眯地看着米琳，她对于自己的女儿受到男人关注感到自豪。舒伯则声音含糊地说：

“这里遍地是侠客。”

米琳使劲回忆阿迅的模样，但那形象总是模模糊糊的。

吃过中饭，米琳又来到菜地里给丝瓜浇水。她白天里总在忙碌，只有到了夜里才坐下来读书。读书时又往往忍不住停下来给柳老师打电话。有时则是柳老师打电话过来。

在电话中双方就像约好了一样，都不说自己的感情，只说当天或前些天发生的事。听完电话的那些夜里，米琳总是睡得特别安宁。给丝瓜浇完水，米琳坐在太阳下的那块石头上，倾听菜地里常有的那种声音——一种像丝绸一样的沙沙响声，那是从土地的深处传出来的，每次她来菜园都能听到。米琳总是想，土地在蠕动，她多么舒适！米琳很佩服母亲的直觉，因为她一下就确定了到这个荒凉之地来定居，而她自己当初一点也没有发现这里的好处。啊，从前她多么傻！她从小在城里长大，对乡村一点都不懂。母亲和舒伯搬来后她也来过几次，并没有很深的印象。直到她生病之后，她才慢慢地懂得了此地。看来她天生是属于这种地方的，这里的天空特别高，大地特别沉稳，虽然古朴，却并不哀伤。米琳来了没多久就找到了这种感觉，后来她就越来越觉得城市不可忍受了。她所结识的小勤和双玉都具有沉稳的性格，米琳甚至认为这两位女孩有通灵的倾向。大概是人烟稀少的环境造就了女孩们的刚毅、独立的个性。

米琳一口气将两块菜地里的草都除掉了，满身大汗，心里无比舒畅。她洗完澡从房里出来，看见家里来了客人。

客人就是猎人阿迅。米琳大大方方地向他问好。

“阿迅是来同你商量办一家书店的事的。”母亲说。

“可是我们这里人烟稀少，谁会来买书借书呢？”米琳说。

米琳好奇地打量这位英俊的猎人，心里充满了喜悦。

“啊，不要这样说！”阿迅不赞成地摇着头，“这同人口密度没关系，因为是有关心灵的事嘛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米琳连连点头，“您的想法真好！”

“我家里有五百本书，我明天就用车子拖过来。我注意到你们家有一间漂亮的大厢房，正好做阅览室。”

“真感谢阿迅。”母亲说，“我们家也有好些书，还有附近那几家，家家都有不少书，我们可以筹集到三千本，因为我在城里也有朋友，他们家里都有书，他们又热心公益事业。”

米琳兴奋得脸都红了。

阿迅一离开母亲就感叹道：

“琳琳命中总是有贵人相助！”

“妈说得对。但那也是因为您女儿不甘沉沦嘛。”

舒伯哈哈大笑，在一旁拍起手来。

米琳在西边的大厢房里忙到深夜。她用白纸糊了墙，摆了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。她打算明天去邻省去请木匠来做一些书柜，沿着墙摆放。米琳记得母亲和舒伯买下这套大瓦房时，这里已经很久都没住人了，所以卖得特别便宜。当时这间空空的厢房里居然住着两只老猫，一黑一黄。后来母亲和舒伯就开始喂养它们了。它们现在长得皮毛溜光，成了长寿猫。米琳想象这里以后成了阅览室，猫儿来凑热闹的情景，不由得微笑起来。这时母亲叫她了。

是柳老师来电话了。他说他晚饭后来过电话，因为她在忙活儿，他就让母亲不要叫她。

“米米，我太高兴了！我感觉到你又回到了我们刚认识时那天的状态。我明天过来帮忙吧。”

“不，不要来。明天请木匠来做书柜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好。你等着瞧吧。这一回我要当英雄。我爱你，晚安。”

“我也爱你。”

挂上电话后，米琳有点儿惆怅，不过只是一瞬间就过去了。她走到黑糊糊的院子里，想象她刚认识柳老师的那天夜里同他游马路的情景。那该是多么幸福美好的情景。现在在乡下，她的生活仍然是美好的，这么多的爱。她后悔自己先不珍惜生活，心胸不宽广，拖累了柳老师和母亲。黑暗中有老猫在游走，它们故意用肥硕的身子擦着她的腿，令她十分感动。

她一上床便睡着了，睡得很香。当她进入浅睡眠的状态时，就听到下面的黑土发出熟悉的沙沙声，很像催眠曲。“米，米，米……”远处的黑土这样回应着。

过了十来天书柜做好了，漆上了清漆。它们一共有八个，摆在房里很像样，将地上铺的瓷砖也衬托得很清爽。阿迅送来的书全部摆进去了，母亲从城里运来的书也摆进去了。还有方圆几十里的七八个邻居也送了一些书来，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到消息的。一位老人说：“我们桐县还是很有实力的。”他这句话令米琳十分感动。米琳不由得竭力想象，桐县在世界上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

柳铮老师也推着一板车书来了。他一进屋，打量着身穿工作服，容光焕发的米琳，心里说不出的惊讶。“太好了，米米！太好了……”他一声声这样说，用力亲吻着久违的爱人。两个人又忙到深夜，将那些书分类摆放，并开始做卡片。米琳打算好了，暂时先只办一个阅览室，等今后有了资金再进新书。

夜间，倾听着水塘里鱼儿的跳跃，米琳轻轻地问柳老师：

“你推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读者到来？”

“我想，应该是那些向往永恒事物的人们吧。这类人往往散居在荒凉的乡下。比如你妈和舒伯。”

“我马上要睡着了。晚安。”

但柳老师很长时间都没睡着，他紧张地追随着米琳的梦境，他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星星，还有一些形状奇特的洞穴。他暗想，从前他对米琳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啊。米琳在睡梦中还抓着他的手，像小孩一样对他无比信赖。在这个幸福的良宵，柳老师在梦里哼起了京剧《尤三姐》，他的境界一阵一阵地发出光辉。

柳铮老师没能等到读者的到来，他只好先回城里去了。他在城里的公交车上遇见了梅林老师。柳老师很尊敬梅林老师，他认

为梅林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资深教育工作者，他的很多观念同自己不谋而合。但两位老师面对面时却没有热烈地交谈，其原因主要在梅林老师——他是个内敛的人。

“我见到您的女友米琳了。”他忽然对柳老师说，“是我女儿指给我看的，她有一种特别的美。”

柳老师笑逐颜开。

柳老师下了公交车就往家里赶。他正在搞教材改革，学校的工作堆积如山，最近他连睡眠都牺牲了好多。

柳铮老师离家越近心情越沉重，他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样的噩运等待着他，也不知道他是否面临某个命运中的转折。他的朋友向他提起米琳，也许是凑巧，也许有他没料到的深层原因。

一进家门他就将自己投入到工作中，他咬着牙，什么都不去想，只想工作。他一直工作到早上三点钟才停下来，然后去冲了个冷水澡，回来继续工作。三点二十分的时候米琳来电话了。

“我猜出来你还没有睡觉。我嘛，是因为兴奋睡不着，不过这是良性的，我能感到……你睡一会吧，宝贝，你的身体不是铁打的，你要是病倒了，我会多么伤心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睡。你听，我上床了，我的眼睛快睁不开了，宝贝，我多么爱你，晚安。”

但是他睡不着。他想起从前他从高高的树枝上抢救过一只黑白两色的小猫，猫儿偎在他怀里发抖的那一瞬间，天多么蓝，四周多么寂静。

天刚亮的时候，他睡着了一会儿，然后又醒来了。他今天有课。■

责任编辑 欧阳斌